

神话之乡寻访记

心灵吟唱

七一颂(组诗)

□魏益君

南湖红船

烟波浩渺的南湖
一艘红船静卧水面
它载着历史的重托
穿越岁月的风霜
将希望的火种孕育

船头破晓的霞光
照亮了黑暗的征途
你承载着信念
如烈火,熊熊燃烧

波涛轻抚船身
诉说着那过去的故事
那些勇敢的航程
那些无畏的战士
在你的庇护下
向着光明一往无前

西柏坡

群山环抱间,你静卧如石
历史的尘埃
也未曾掩盖你的光芒
风,轻拂着岁月
吹过那红色记忆
唤醒沉睡的往事

炊烟袅袅,村落安宁
西柏坡下,那些英勇的身影
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翠柏挺立,如战士般坚毅
守护着这片圣土
每一片叶子,都铭刻着誓言
潺潺河水讲述着过往
静谧中,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红色北村

□韩会林

盛夏,山花烂漫
走进北村
就走进一段红色岁月
挺进华北,开赴太行
这是历史的选择

在这里,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
抗日的烽火熊熊点燃
党的声音传递
山庄窝铺、铁路煤矿
在这里,军民大合唱响彻云天

大街小巷都有“八路”的故事
朱德总司令种南瓜
战士补衣还针线
挎包、土炕、机要室
那台发报机
红色电波通向延安
作战室里的地图
方桌、长凳、手枪
一件件实物
都是满满的记忆
一张张发黄的照片
都披着昔日的硝烟
麻油灯下,将帅们运筹帷幄
八路军的雄师铁骑,威震敌胆

题字
姬江波

廊行

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发鸠山位于长子县城西25公里,至今山上有精卫冢,山下有灵湫庙。这些“遗迹”,虽然不能证明神话的真实存在,但它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真实。于广给我们讲述“大禹治水”的故事时,也讲到了“精卫填海”,这些神话故事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有相同或相似的内涵,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大禹治水”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决心与勇气,展现了以华夏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勇于面对自然灾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大禹肯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大禹其实是千千万万治水英雄的代表。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引漳入林,在太行山腰修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红旗渠的源头在平顺县侯壁。红旗渠总干渠70.6公里,有19.6公里在平顺县境内。此前,我只知道红旗渠是从山西引的水,并不知道源头在平顺,更不知道平顺人做出了这么大的奉献与牺牲。在平顺时,提到红旗渠,刘林松县长给我们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我想,这些修建红旗渠的人,不就是当代的大禹吗!他们在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用双手创造了新的“神话”。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作为神话之乡的长治,应该讲好红旗渠源头的故事,讲好新时代的治水故事。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合历史真实的。那时大禹率领先民们用骨制的、木制的或石制的耜,再加上一些青铜生产工具,开挖出一些大的排水沟渠已经很不容易。由于大禹治水卓有成效,代代相传,大禹开掘沟洫便被夸大成开掘江河,大禹也就从人变成了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从古代两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从中国的大西南到南北美洲,所有大洪水的传说都讲述着大体一样的情景:暴雨倾盆,江河泛滥,日月无光,洪水齐天,无边无际的滔天巨浪淹没了平原,淹没了高山,淹没了几乎所有的生物与人类文明。先秦文献中,有很多大洪水的记载。如《尚书·尧典》记述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吕氏春秋》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

中国的洪水传说,其特别之处在于中原的华夏先民在洪水面前没有逃避,反而勇敢地组织起来,治理洪水,代表人物就是大禹。翻看我国古代文献,其中关于禹的记载很多。《尚书》《礼记》《史记》等73种古籍及金文、楚帛书中,(夏)禹出现的词频为672次,《汉书》及《汉书》注中,(夏)禹出现146次,其内容涉及面很广,但数量最多的则与治水相关。前些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盂上,有铭文98字,记载了“大禹治水”的由来、治水方法和功绩,说明“大禹治水”在西周中期已是人们相信的真实,而绝不是东周以后的学者杜撰出来的。

神话是人类真实历史的折射,它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古人对自然、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愿望。由于长治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不但创造了众多的神话,还把神话保留至今。长治神话“在地化”突出,且有古籍、“遗迹”为证。平顺县的“大禹治水”有《禹贡》为证,长子县的“精卫填海”则有《山海经》加持。《山海经》上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詠。是炎帝之少女,

“遗迹”。《禹贡》里有大禹治水“覃怀底绩,至于衡漳”的记载。古时漳水横流入黄河,故称“衡漳”。《禹贡》的作者认为大禹治理过漳河,就是没有写出具体位置。大禹的父亲鲧在这里治水时,想疏通漳河向南流,没能成功,留下了“错罃沟”(俗称错钻沟)。大禹接任后,疏通漳河向东流,成功地治理了洪水。当地人坚信,奥治因上古时期大禹治水得名。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禹的父亲鲧懊悔在这里治水失败,一种说法是这里沟渠很深,奥是深奥的意思,大禹又是在这里治理好了水患,所以叫“奥治”。据说唐明皇李隆基、宋代开国宰相赵普等都曾称上党地区为“奥区”。奥治村至今庙宇很多,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禹庙。大禹庙又称水神庙,在老百姓心目中,大禹就是水神,不但治水,还管水,保佑一方平安。

从大禹庙出来,就到了错罃沟。这里其实是一条峡谷,碧水悠悠,蜿蜒曲折,两岸赤壁耸立,都是赤红色的花岗岩。陪同我们的太行水乡赤壁悬流景区负责人于广介绍说,错罃沟长一公里,水深有二三十米。现在是枯水季节,水面才这么平静。夏天波涛汹涌,水深能到三五十米。他随后就给我们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治水对他肯定有很深的影响。大禹的执着和担当,已经成为他血液的一部分。

大禹治水真的到过这里吗?从《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的记载看,有可能。在古代典籍和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里,西起青海,东到山东,几乎所有大江大河,都有大禹治水的“痕迹”,孟子甚至说大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1924年地质学家丁文江曾指出:“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就是用现代的技术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砥柱是因“两块火成岩侵入煤系的岩石之中”,二者硬度不同,“受侵蚀的迟速不一样”而形成的,和大禹没有关系。倒是孔子在讲述大禹的功绩时,说大禹“尽力乎沟洫”,还是比较符



含苞待放

司敏 摄

太行笔谈

生命的出走与回归

——读魏丽饶散文有感

□段国强

孩子,体内流淌着这片大地上携带的汁液,我身体的经络定是与这里的水脉相承。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村子,人走得越远,心离得越近。尽管总是将骨子里的性情隐藏起来,以不同的方式与五湖四海的人打交道,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每时每刻都赤裸裸地展现着一个真我,那里冬如荒漠、夏似绿洲。回归此地,我能感受到婴儿般的喜悦与和平。”显然,在魏丽饶身上,呈现出两种生命状态,一方面是身体的远离,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回归,而后者,则成为她生命的根基与源源不断的写作动力。

之于故乡,魏丽饶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认同?她坦言道:“在麻糊村面前,我这一生都是以跪拜的姿势存在着。跪拜赋予我生命的土地。跪拜我的祖辈和父母,跪拜守护我长大的乡邻,跪拜哺育我生长的庄稼草木,是这里的一切,赐予我的最初。”显而易见,魏丽饶是以一种感恩的姿态面向自己故乡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感恩养她的土地,感恩滋养她文字的山川万物,如此这般感恩与跪拜之情,称其为太行山的女儿并不为过。

她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记忆与怀旧,不如说

近来读了魏丽饶的两本散文集,一本是《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一本是《醒梦》。这一读,顿时让我对散文这种体裁肃然起敬。未曾想到,散文新秀魏丽饶的两部散文之作,让我重新感知了散文,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它的价值与魅力。

如果说小说以虚构见长,诗歌以抒情为重,戏剧以情节取胜,那么,散文当以生活的真实为本。阅读魏丽饶的散文,深感其与个体生命、生活的关联。她笔下的一切均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经历与体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自己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忆、所感。自我置身于文本之中,以一位亲历者、当事者、回忆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倾吐而出,生活与生命的本真尽现笔端,跃然纸上。她的三部散文作品《净土》《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醒梦》排列在一起,就是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轨迹。

她的大部分散文均取材于故乡——麻糊村,一个蛰伏在太行山上的小山村,那是生她养她的地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早已镌刻进她的生命之中,成为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生素材。不必说《净土》,即使是她的《从一个故乡到另一个故乡》和新近出版的《醒梦》,所有的篇幅都与她的故乡原乡,与她的生命根基血脉相连,她笔下的一切与她本人有最直接的关联。我想,这当属她散文作品最为动人的地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魏丽饶在她的《锁住麻糊村》中这样写道:“我是从麻糊村的土地上长起来的

诗林漫步

重温长征

□韩会林

围追、堵截
那飞舞的火星
弥漫的烟尘
敌人,就像狼群一样
一拨又一拨地嘶叫扑咬……
二万五千里征程
多少场血肉搏杀
倒下了,爬起来
血流尽,魂还在

翻越山脉穿过河流
夹金山
传说连鸟都飞不过去的雪山
那红色的生命
像杜鹃开放山巅
大渡河上,枪炮呼啸,惊涛裂岸
泸定桥那摇摇晃晃的铁索
永远呈现着
勇士们那不朽的身影

茫茫草地,草深地广
茂草下是无法预测的
沼泽泥潭
在这里,有拄杖前行的部队
有马背上驮着的伤员
饥饿、寒冷、伤病
前仆后继,英雄不畏艰难
攻克娄山关
占领遵义城
伟大的转折
迎来胜利的曙光

前进只为心中那个
崇高的信仰
这就是举世罕见的长征
这就是永垂史册的红军

天路

□杨步辉

车轮滚滚
天路迢迢
铁流碾碎冰雪
给亘古荒原吹响号角
军旗挥舞军魂
为雪域高原送来温暖
青藏线、川藏线
新藏线、滇藏线
祖国的大动脉
一条条向前延伸
子弟兵高歌猛进
因为有你
共和国的脊梁
愈显坚挺